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鸿鹄志 / 绝殇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8. 9
ISBN 978-7-80587-933-8

I. 鸿… II. 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0256 号

书 名 鸿鹄志

作 者 绝殇 著

责任编辑 王红梅

装帧设计 王林强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20.5 插 页

字 数 260 千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1 000

书 号 ISBN 978-7-80587-933-8

定 价 25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CONTENTS

目 录

1.破阵子 /003

2.浪陶沙 /017

3.乳燕飞 /033

4.剑器近 /047

5.少年游 /065

6.满江红 /081

7.贺圣朝 /097

8.伤情怨 /111

9.安公子 /129

10.永遇乐 /145

11.解连环 /165

12.梦江南 /179

13.蝶恋花 /195

14.怨王孙/211

15.定风波 /229

16.半死桐 /245

17.长相思 /259

18.鹤冲天 /271

19.夜如年 /283

20.武陵春 /301

跋 /315

后记 /319



……沈列只感头晕目眩，一心只想快些逃出这阵法，他向上一跃，头顶上顿时便有一刀砍落，又得挥刀格开……

元顺帝年间，秦岭一山谷中。

时值正午，艳阳高照，暑气蒸腾。寂静的山谷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吆喝声，转瞬，谷中烟尘滚滚，马蹄得得。

“捉拿逆贼沈列，梁有干。丞相有令，得沈列首级者，赏金一千；得梁有干首级者，赏金八百。活捉二人，加官晋爵。汉人立功者，拾为色目人；色目人立功者，拾为蒙古人！”

一名年轻的蒙古军官纵马驰骋，大声吆喝着。他的身后跟着二十多个骑兵，个个劲装结束，肩挎雕弓，手持宝刀，满脸写着急于立功的神色。顷刻间一行人马已至一小院外，那军官喜道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众人翻身下马。那军官一脚踢开院门，喝道：“贼子受死！”只见院当中立着一中年男子，浓眉朗目，虎背熊腰，此人便是沈列。众骑兵一见沈列，适才的嚣张气焰立时灭了一半，不敢大意，立刻一字排开，拉弓搭箭。

沈列瞧着这阵势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木尔达，这是丞相的意思？”那军官木尔达道：“沈列，枉丞相器重你一场，你竟敢背叛丞相！”沈列轻蔑地笑道：“器重？你们蒙古人何时器重过我们汉人！脱脱丞相还不是看中了我家传的沈氏连环腿，我只是他的棋子罢了。”

原来沈列武功精湛，精通兵法，是个难得的将才。虽在朝中做个末将，却也替脱脱丞相打过几场漂亮仗。然而数月前，脱脱却命他灭了河北韩家。这韩家有位大有作为的人物：韩山童，此人有勇有谋，立志重整汉家天下，为百姓谋福，沈列怎能害他？从前，沈列替元廷做事，本的是各民族是一家，都是炎黄

子孙的想法，现在却要他残杀同族手足，这怎么能够？于是，他便与同朝为官的义弟梁有干一起，携妻逃走，隐居于秦岭之中。脱脱生怕这等人才被义军所用，便想杀之而后快。

木尔达扬声道：“沈列，你若乖乖就擒，念在你我二人同朝为官多年，又一起在沙场上生死与共，我会说服丞相饶你一命的。”沈列哼了一声：“你虽是脱脱的外甥，但我如此得罪他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纵然是他亲生儿子求情，他也决计不会饶了我，更别说你了。”

木尔达气得面色通红，喝道：“给你生路你却不走，那就休怪我不够义气了！”说着拔刀出鞘，沈列口中说道：“跟你有何义气可言！”身形闪动间，已夺下了一把刀，“‘沈氏连环腿’只用来与我看得起的朋友过招，你只配见我的刀法。”

木尔达一听此言，心中一震，从前只知道沈列精于骑射和兵法，有绝技连环腿，却从不知道他还擅长使刀。这念头在心头一闪而过，他立即喝道：“布阵！”众人不敢怠慢，火速布阵，将沈列困于阵中。沈列略一扫视，见这阵中蕴藏着五行之术，大感诧异：木尔达何时也精通五行阵法了，他不是一向最反对“汉人的那些没用的玩意”吗？来不及细想，挥刀先护住周身，只见众武士绕着他奔跑，越奔越快，阵法却丝毫不乱，只听木尔达一声令下：“进攻！”

霎时，只见刀光闪动，数把宝刀分从各方攻来，沈列凝神，提一口真气，宝刀一挥，先使一招“风卷残花”，荡开攻向自己下盘的几刀；再来一招“拨云望日”，解去了面门的危急；却见一把宝刀夹着劲风，斜刺刺地向胸口劈来。沈列提手上撩，两刀抵在一块，此时他用余光瞥见其余人又挥刀来攻，只得使出连环腿，一脚踢开与之对刀之人，踏步上前，纵身跳起，借对手肩头一用，腾于空中，一路“沈氏连环腿”施展开来，只听见“哎哟”声与宝刀落地的“当啷”声不绝于耳。

木尔达立在一旁，瞧得真切也听得分明，眼见沈列初时所使的正是武林中响当当的“太极刀”，之后的“沈氏连环腿”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眉宇间立时愁云密布，略一思索，喝道：“变阵法，困！”

沈列眼见众武士又开始持刀急奔，与刚才不同的是，此番不再是一味的快，而是时而左转，时而右转，变幻不定。沈列只感头晕目眩，一心只想快些逃

出这阵法，他向上一跃，头顶上顿时便有一刀砍落，又得挥刀格开。如此这般，小半个时辰过去了，沈列仍被困于阵中。那些武士，平时训练有素，单这阵法，每日也要练上两三个时辰；沈列虽内功较好，可隐居以来，每日悠游自在，闲散惯了，猛地来上这么一场战斗，体力还真吃不消。

又过片刻，沈列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，眼见要败。木尔达喜形于色，暗自思量着只待沈列体力耗尽、头晕目眩之时，便可轻易拿下，那时可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。正思量间，却见院外奔进一人来，喝道：“大哥，我来助你！”那人一手提一只野兔，挎着弓，是个猎户模样。木尔达眼睛一亮：此人便是梁有干。他恐局势有变，大喝道：“撤阵，乱箭射杀这二人！”阵法一撤，沈列精神一振，一边展开攻势，一边大喊：“擒贼先擒王！”梁有干当下会意，扔下手中野兔，拉弓搭箭，一箭射向木尔达喉部。木尔达赶紧挥刀来格，箭虽格开，刀却震得脱了手，虎口生疼。梁有干双箭齐发，一射胸口，一射右腿，木尔达躲不及，只得看准了箭，双掌一合，死命夹住了射向胸口的箭，正呼一口气，右腿一疼，已然中箭。

梁有干的箭既猛且准，木尔达中箭之处正是足三里穴，登时血流不止。梁有干既已伤敌，便奔上前来，施展擒拿手，欲擒住木尔达。木尔达也算得上一员骁将，忍痛拔下右腿之箭，自点穴止血，手持那箭，权当作兵刃与梁有干周旋。梁有干向木尔达肩头一抓，木尔达却不闪避，手中之箭疾向梁有干胸口刺去，梁有干反手一擒，夺箭，另一手施力，向木尔达胸口拍去。木尔达用上一招拼命的打法，不顾来掌，手指直戳向梁有干双目，梁有干只得减了两成掌力，一击中便远远跃开，脸上却被划了两道口子。木尔达结结实实地受了一掌，强忍着伤，一脚将梁有干适才扔在地上的野兔踢出，喊道：“暗器来了！”梁有干两指一夹，却夹着了兔毛，心中大呼中计，再一回神，木尔达已驾马离去。梁有干追出院门，却见一路血迹，想是木尔达受那一掌伤了内脏吐的血，不禁由衷赞了一句：“好一条汉子！”回到院中，沈列已将其余众人踢伤在地，对梁有干笑道：“这些人撤了阵法就脓包得紧，木尔达呢？”梁有干道：“跑了，大哥，这些人怎么办？”沈列略一沉思，道：“放了他们，否则木尔达率大军来袭，可就不好办了。”说罢转身对着众武士说：“回去告诉木尔达，此后沼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便都相安无事。他若再来寻事，我兄弟二人奉陪到底！滚！”众武士哪敢怠

慢，连滚带爬上了马，绝尘而去。

梁有干捡起地上的野兔，笑道：“这小东西害我中计，回头就烤了来吃。”说着与沈列一起走进屋内，大喊道：“芸儿，快来，今晚有兔肉吃了！”“嚷什么，小声点！大嫂刚睡下。”说话间，一劲装女子从里屋走出来，便是梁有干之妻陆芸。陆芸先是横了丈夫一眼，转脸对沈列笑道：“大哥适才那一仗打得实在漂亮，我在窗口看得心里直痒，也想出去打上一架！”沈列道：“弟妹的任务更为艰巨，要镇守后方。”梁有干对陆芸埋怨道：“你也是，看情况不好，就应赶紧出来为大哥助阵。今天要不是我回来得及时，大哥也不会那么容易收拾那几个小子。”陆芸瞪圆了眼睛，怒道：“你懂什么！大嫂不会武功，又有身孕，我若出去，谁来保护大嫂！”眼见两人就要吵起来，却听一柔弱的声音道：“今天二弟和弟妹都功不可没，咱们今晚好好摆个庆功宴吧！”随着声音，只见一妇人从里屋慢步移了出来。此人淡红衫子淡蓝裙，淡扫娥眉淡点红唇，神情优雅，便是沈列之妻冉惜玉。梁有干赶紧上前道：“庆功宴自有我们张罗，大嫂，你身子重，还是快去歇着吧。”陆芸瞪着梁有干道：“大嫂本已睡下了，还不是让你吵醒了。”梁有干正要还口，冉惜玉赶紧道：“不怪二弟的。天气热得紧，本也睡不好。”“还是大嫂对我好。”梁有干边说边白了陆芸一眼，沈列和冉惜玉不仅相顾莞尔……

却说木尔达负伤败归，他舅舅脱脱丞相自然不满，但见木尔达一行个个负伤，也就没说什么，只嘱咐他们好好休整。倒是木尔达自己气恼得很：本想好好捉弄沈列一番再生擒，怎料却拖延了时间，错过了战机，不但功劳没捞到，反而损兵折将，颜面尽失。

木尔达手下有的是名医，因此身上的伤很快便治愈了。可他心里却总不是滋味：当年沈列尚在脱脱手下时，便颇得脱脱看重。带兵打仗，文韬武略，自己样样不如沈列，纵然有与脱脱的那层关系，也得不到脱脱的赏识。就连自己的父亲也说，木尔达若是有沈列将军的一半才能，也就令人放心了。于是木尔达勤习文武，甚至放下对汉人的成见，学习汉人的兵法韬略，满心希望有朝一日能胜了沈列，可如今却……唉！

苦闷之余，木尔达便想出去走走，喝上两口解解闷。遂换上一身便装，手执一柄折扇踱了出去。此时虽有多处起义军起事，但元首府大都（今北京）还

算太平，街上很是繁华。木尔达进了一家酒楼，怎料二楼已满，只得在一楼寻了个窗边的座位坐下，要了二斤烧酒，一斤牛肉，又点了几个素菜，便自斟自饮喝起了闷酒。

喝着喝着，木尔达心中多年的怨愤涌了上来，便要一泄而快。此时酒也喝了大半，他早已有了七分醉意，摇摇晃晃站了起来，大喝道：“加菜！”小二赶忙跑了过来：“这位爷，您吩咐。”“给我上燕窝、熊掌、鹿茸，按你们这儿最好的上，快！”小二为难道：“公子爷，我们这儿地方小，招待不起这名菜。要不，您换几样寻常的？保证做得可口。”“连几样像样的菜也拿不出来，谈什么可口！”木尔达心中烦躁得紧，打开折扇晃了两下，道：“那就再来十斤酒。”小儿惊道：“公子爷，十斤？您再喝一斤就醉了！”木尔达的火“轰”的一下又烧了起来，怒道：“要菜没有，要酒不给，开什么酒楼，砸了！”说着一把掀翻了桌子，酒菜撒了一地，瓷器砸碎的声音甚是清脆。客人见状，登时跑了一半，剩下的忙往二楼跑。

木尔达又掀了两张桌子，正待再砸，却听一女声怒道：“谁在本姑娘的地盘上撒野？”顺声音望去，从二楼走下一个女子，一袭翠色长裙，娇小玲珑，面容秀气，与刚才那句怒气冲天的话毫不相符。木尔达看着却有些痴了，那姑娘却有上好轻功，一起一落，如鸿雁一般轻盈灵巧。木尔达心中正赞叹，却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脸上已吃了一掌，那姑娘就在眼前。她眼中的怒火喷发，冲木尔达喝道：“先教训教训你这个无理狂徒。”木尔达回过神来，喝道：“竟敢打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管你是谁，就算你是皇帝，这里也是本姑娘的地盘！”“哼，说出来吓死你！我舅舅便是当朝丞相脱脱！”“哦——”，那姑娘故意拖长了声调，又拱了拱手，木尔达正得意，却听那姑娘道：“原来是外甥大人，失敬失敬！”木尔达火冒三丈，挥拳打去，那姑娘身形一晃，闪开这拳，手掌一翻，轻易地捉住了木尔达的手腕，轻轻一扭，木尔达“哎哟”一声，已然脱臼了。那姑娘道：“脱脱丞相文武双全，怎能有如此脓包的外甥？小子，冒充的吧！”木尔达心中一凉：是啊，我木尔达除了头顶上有个“脱脱外甥”的光环，还有什么？连个小姑娘都对付不了，脓包二字也担得起来！当下言道：“木尔达技不如人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！”

那姑娘道：“这些桌椅板凳加上那桌酒菜，你放下五两银子走人！”木尔达

一笑：“区区五两，姑娘好是心善，这么容易就放过在下。”边说边摸银子，怎料却摸了个空，才想起出门前换了身衣服，银子忘带了。顿时尴尬不已，低声道：“在下今日出门仓促，忘带了银子，可否改日奉上一百两白银？”那姑娘扬眉道：“甯，看不出还是来吃霸王餐的！”木尔达想了想，扯下扇坠，道：“这物虽小，却是上等碧玉琢成，可否抵过？”那姑娘接过，仔细看了看，道：“这物恐怕也值三四百两，你舍得吗？”木尔达喜道：“若能抵过，自然舍得。”“那好，这物我先收着，若你反悔了便带五两银子来此间找我。”木尔达拱手谢罪，转身欲走，忽又道：“还未请教姑娘芳名。”那姑娘怒道：“你也太无理，本姑娘的名字是能随便问的吗？”木尔达笑道：“若我再来此赎回那扇坠，却不知找谁。”那姑娘想想，道：“也对，我便是此间掌柜袁灵芝。”木尔达谢过，转身离去，走远了再回头一看“袁记酒楼”四个字映入眼帘。

木尔达回到府中，醉意还没消尽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，却在睡梦中看见袁灵芝握着自己适才脱白的那只手，握得很紧，猛地一疼，睁开眼，却见府上的郎中正在替自己接上脱白的手。见他睁眼，一个侍卫忙道：“将军，刚才丞相派人叫您去相府。”木尔达赶忙起身，洗脸更衣，赶往相府。

一进脱脱书房，木尔达顿觉气氛不对，只听脱脱怒道：“你的伤还真是好了，既喝到烂醉又在酒楼挑事，精神好得很呢！你总是这样张扬，迟早要给我惹下事端！”木尔达赶紧认错，却听脱脱道：“看来真的得听你母亲的，赶紧给你娶个媳妇，或许你这性子能收一收。”

一听“娶媳妇”三个字，木尔达头都大了，这一年来，自己的亲事似乎成了整个家族最大的事，人人都热衷于给自己说媒，就连舅舅也从百忙的政务中抽出一点空闲，关注他的婚事。话说木尔达虽然文才武略不及沈列那般优秀，却也是元廷贵族中少见的人才，战功要比那些公子哥们多几倍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再加上与脱脱的关系，不知有多少人愿与之结亲。然而木尔达身性不羁，对那些刁蛮任性，脑子又是一团草包的娇小姐们更是不屑一顾，是以不断请缨，将亲事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

此时听脱脱又猛地提起这档子事，却不知如何应答。脱脱笑道：“你可别再请缨，你不是沈列的对手，派你去对付他，我这边还得替你担惊受怕，算了，还不如我自己去呢。”木尔达大窘，平日里早就酝酿好的几十条拒绝亲事的理

由在脑中飞快闪过,拟挑一个合适的说出来搪塞一下,可脱脱是何许人也?这点小心机脱脱自然能看透。于是脱脱又笑道:“你小子可别想搪塞我,你这事我可一定要尽快办了。”

木尔达无奈道:“舅舅,这件事不急,我还年轻嘛!”脱脱道:“你是年轻,可你母亲不年轻了,她就你这么个儿子,想抱孙子都快想疯了。”脱脱无奈地皱了皱眉,忽又想起一事,扬声道:“你小子是不是已有心上人了?”木尔达心中立时浮现出袁灵芝的身影,低声道:“可惜只是我一厢情愿。”脱脱笑道:“是哪个王府的郡主?嗯,一厢情愿……难道是公主不成?那可不成,公主的亲事早已定下了!”“您想哪去了?她只是一个普通百姓。”

脱脱愣住了,半晌才言语道:“你小子怎么总是怪怪的……普通百姓,是蒙古人吗?”“应该是汉人。”“那不行,门不当户不对。”木尔达急了:“那就再派我去擒沈列、梁有干,我情愿战死沙场,也不愿娶那些贵族千金!”脱脱略一沉思,道:“好,若你能收拾了沈列,也算奇功一件。那时你加官晋爵,乐意娶谁便娶谁……无非把那汉人姑娘抬为蒙古人,简单。”

脱脱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,那是料定了木尔达敌不过沈列,木尔达却欣喜异常,赶忙谢道:“如此甚好,我这就准备出发。”

于是木尔达点齐兵马,把军中武艺好的士兵抽了一半,配齐上好装备,择定日子,便要出发。临行前一天,向来不信佛的木尔达也禁不住到庙中烧了香,很是虔诚地祷告了半天,之后来到了“袁记酒楼”。

进了酒楼,却见那日砸坏的家什已换了新的,那小二一见木尔达,慌忙跑去请了袁灵芝出来。见木尔达没有敌意,袁灵芝也很客气,将木尔达请到了楼上一间临窗雅座。

喝了一杯茶后,袁灵芝问:“外甥大人是来要回那扇坠吗?”木尔达并没有怒,笑道:“袁姑娘自可叫我木尔达。”“好,木尔达,袁姑娘可不是你叫的,这儿的人都叫我袁掌柜。”木尔达笑道:“袁掌柜,在下并非要赎回那坠,只是在下明日要出征,此战只许胜不许败,我这一去生死未卜,特来这与姑娘辞行,那坠就留给姑娘权当念想。”

袁灵芝扬声道:“谁会想念你呀!你生与死,胜与败与我何干?”木尔达郑重道:“倘若我这次胜利凯旋,我就可以娶你为妻了。”袁灵芝二话不说,扬手

就是一巴掌：“胡说些什么，自作多情，我们才不过见过两次面，别以为你是外甥大人就有什麼了不起！”木尔达望着袁灵芝的眼睛道：“有缘人只见一面就够了。请相信，终有一日，我会用聘礼换回那个扇坠，在我们拜天地当日送给你。”说完，大步走出酒楼，只留下一脸惊愕，满嘴骂着“神经病”、“自作多情”的袁灵芝。

木尔达一行人马由大都南下，日夜兼程，不几日便到了奉元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。此时已是人困马乏，便在奉元城里住下，拟休整一下。木尔达此番立功心切，不想惊动当地官府，便只随便找了家客栈休息，预备歇上两日就动身。

这日午后，众武士聚在一起掷骰子赌钱，开大开小声中夹着欢呼声或叹息声，玩得很是不亦乐乎。木尔达向来不喜赌博，在嘱咐手下不可伤了和气后，就踱到客栈大堂，要了一小壶竹叶青，喝了起来。这几日紧着赶路，倒是一口酒没喝，此时虽没什么好菜，却也喝得有滋有味。木尔达正喝得兴起，只听头上忽然传来了打骂之声，忙跑了上去。

却见众武士围着一位神态儒雅、腰际佩剑的中年男子，个个宝刀出鞘，满面怒容，旁边桌椅倒了一地。店主对木尔达拱手求道：“这位官爷，求您让这些军爷们收了手吧，小的小本生意，经不住这么砸呀！求您发发慈悲吧！”木尔达大步上前，喝道：“都给我退下！”众武士见是木尔达，只得收了刀，往后退了些。

木尔达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一武士指着那男子道：“这直娘贼不仅不借钱给我们，还推了我一把，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们，自应教训他一下。”那男子也不怒，也不辩解，只是微笑道：“直娘贼可不能随便骂人。”那些武士如何听不出他是绕了弯来骂人，立刻散开，布阵将其困于阵中，挺刀相攻。

却见那男子也不惊慌，慢慢在阵中踱着，忽然提肘向东北角撞去，东北角的武士只是挺刀劈去，心想：你这血肉之躯难道不怕刀吗？那男子撞到跟前，忽然提起掌来，拍向那武士的天灵盖，那武士只得举刀去格，那男子只屈起手指在刀刃上一弹，这上好的精刚宝刀登时断了，断了的半截余势不减，向北边的武士飞去，北边的武士避让不及，右臂上“哧”一声划了道半尺长的口子，疼得“哎哟”一声，刀也应声落地。

这男子撞、拍、弹只在瞬息之间，木尔达见他若无其事地胜了两人，深知

众武士不是他的对手，只得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，违令者军法处置！”众武士也是知难而退，迅速退到木尔达的身后。木尔达问店主：“你来说说怎么回事？”店主赶忙道：“这位大爷正在追另一位大爷，一位军爷忽然扯了他要借钱，这位大爷推开了那位军爷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”

这一番什么“大爷、军爷”的说辞虽含糊，木尔达也算听明白了，想来手下赌钱时输光了，随手扯了那男子借钱，那男子着急迫人，情急之下推了一把。众武士平日里在大都横冲直撞惯了，此番出来，山高皇帝远的，更是肆无忌惮——此事众武士自然理亏。

木尔达当下对那男子拱手道：“这位朋友，我的这些手下不懂事，冒犯了您，对不住了。”那男子冷冷道：“我追赶杀害恩师的仇人，追了三百里地，眼看要追上了，竟然……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久，想来也追不上了，看来又得从头找起了。”木尔达道：“不妨告诉我您的仇人是谁，我们人多，帮您找找。”那男子道：“告诉你们也无妨，那人正是新近上任的武林盟主何不败，你们就算找到了，又能擒下他吗？”木尔达道：“若能找着，我们自当发动大军，仅他一人，还是能制服的。此祸由我们闯下，自应由我们补救。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，府邸在何处，若我们能侥幸擒了何不败，自当送上。”那男子道：“我也不怕你们上门挑衅，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长白山后幽谷局掌门人凌召武便是。你这些手下也太无礼，日后倘若我见到他们欺压良民，管你们是什么将军，我定要诛之！”说完足尖一点，木尔达向楼下一看，竟没了踪影，不禁赞道：“好功夫！”心下却又担忧起来：这凌召武武功甚好，那何不败想必也不弱，汉人的武功如此深不可测，若他日都被起义军所用，我朝危在旦夕呀！斜眼看看众武士，心想：偏偏我朝武士如此不成器。当下朗声道：“这次你们惹下如此大的乱子，若能立下战功，就不追究；若是战败，回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都回房休息，明日一早上路！”

这一日，众人马来到沈列所居的山谷外，木尔达吩咐手下：“沈列已熟知咱们的阵法，一会儿我先上去和他打，我若不敌，便退于你们身后，你们立时乱箭射杀即可。梁有干很是勇猛，也要乱箭射杀，还有梁有干之妻。总之，那院中之人，会武功的就射杀，不会武功的就生擒。”布置完毕，一行人进得谷中，远远瞧见沈列在院中踱步，木尔达立刻挺刀上前。沈列大惊，喊道：“二弟，木

尔达他们又来了，递刀，守住院门。”

梁有干从院中奔出，递刀给沈列。沈列拔刀向前，与木尔达立时纠缠在一起。梁有干拉弓搭箭，不等那众武士准备好，已射杀了两人。其余人不敢怠慢，几十支箭分从各方向射向梁有干。梁有干右手抽出刀来格箭，左手摸到门边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门板竟被卸了下来。梁有干以门板作盾，众武士竟奈他不得。

木尔达看见院门大开，喊道：“快冲进院去擒住他们家人。”沈列与梁有干大惊，赶忙往门边移，木尔达大感疑惑：平日沈列临危不乱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一想到可以娶袁灵芝，木尔达精神一振，攻势更猛。沈列虽刀法胜过木尔达，然而此时心有牵挂，竟渐处下风，梁有干找准时机又射杀三人。

木尔达不愿再拖，飞身抢入院中，沈列右足一点，身子腾于空中，自上攻下，一脚踢向木尔达后心，木尔达只听得一阵风声，赶紧向前一跃，沈列势头虽猛，终是差了两寸，刚呼一声可惜，肩头一疼，中了一箭。

木尔达喜形于色，直奔院内——只要拿住了沈列、梁有干的家人，再拿梁有干和沈列更是易如反掌。

这边梁有干手持的门板上已钉了上百支箭，寡不敌众的劣势渐显出来。

沈列拔出那箭，自点穴止血，眼见木尔达与陆芸打了起来，陆芸显然不是木尔达的对手，顿时心急如焚奔入院内。

眼见沈列一方就要落败，忽听远处有人喝道：“嗨，又是你们这群人，真是不长记性！”话音刚落，那人已到了院前，众武士定睛一看，此人正是那儒雅的男子凌召武，立刻有点发慌。

凌召武对梁有干叫道：“好朋友，不用怕，我来助你。”当下拔剑上前，左闪右避，竟从那箭雨中毫发无损地穿了过去，转瞬已在众武士面前。此番凌召武再不手软，几剑之内，众武士尽数受伤，委顿在地。凌召武微微一笑，听到院中传来打斗之声，捡起一枝羽箭，奔入院内，对准木尔达后心掷去。木尔达虽然穿有护身盔甲，然而凌召武内力强劲，受这一箭，木尔达登时吐了一口鲜血，跌倒在地。

凌召武犹如天降神兵，这一下变故生得实在太快，本已稳操胜券的木尔达心中又是惊恐，又是懊恼，心中不禁骂起那群手下来：这群畜生，没事招惹

上这么一个厉害角色。

沈列大步上前，对凌召武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恩公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罢就要磕下头去，凌召武赶忙将他扶起，笑道：“都是好朋友，相助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这些人怎么处置？”沈列刚要答话，屋中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一名产婆出来喜道：“恭喜沈大爷，得了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”

木尔达这才明白，原来沈列之所以心神不定，全因他妻子正在临产。明白后，他懊恼更甚：痛失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！

凌召武心思缜密，将木尔达等人点了穴，捆绑起来，掷于院中，这才开始和沈列说话。

沈列对凌召武拱手道：“还未请教恩公尊姓大名。”凌召武笑道：“快别叫恩公了，在下凌召武，你若不嫌弃，自可叫一声凌大哥。”沈列拱手笑道：“凌大哥，小弟沈列，这是我的义弟梁有干。”

凌召武默念道：“沈列？沈列？”忽然大声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沈家的传人，敢问沈致玄沈老爷子是贤弟什么人？”沈列道：“正是先父。”“原来是故人，家师和沈老爷子很有一番交情呢！”这时陆芸走了上来，笑道：“别光顾说话了，应请凌大哥进屋吃杯茶。”

于是大家进了屋，凌召武问道：“当年沈老爷子闯荡江湖，威名远播，贤弟怎么年纪轻轻就隐居起来了呢？”于是沈列开始叙说父亲如何患病死去，自己和母亲如何艰难生活，脱脱如何骗得年幼无知的自己为元廷卖命，自己又如何明白了事理，得罪了脱脱，于是木尔达几次三番上门寻事……说到悲愤处，激动得难以抑制。梁有干与陆芸则在一旁大骂元廷的腐朽。凌召武则讲自己如何追杀杀师仇人却被那众武士阻挡。几人同仇敌忾，大骂元廷如何欺压百姓，汉人在他们眼里如何下等，又说起义军的势头正好，定要恢复汉家天下，驱逐鞑虏。

几人在屋内骂得痛快，木尔达等人在院中听得又惊心又惭愧。木尔达心里明白，顺帝昏庸，没有安治天下的才能韬略。近年来，天灾人祸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蒙古人和色目人欺压汉人、南人，汉人起义是意料中的事。只是自己身为元廷大将，定要效力元廷，更何况这次出征还关系到袁灵芝……

凌召武与沈列越说越投机，真是相见恨晚，恨不得立刻结义。正说着，产

婆抱着一个婴孩出来,道:“沈大爷,夫人已经睡熟了,您先给孩子取个名吧。”沈列接过孩子,心想:这孩子命真大,若不是凌大哥相助,恐怕他连一天也活不了。当下对凌召武道:“凌大哥,这孩子平安出生,实是托了您的福,请您给孩子赐个名吧!”

凌召武抱过那婴孩,凝神半晌,缓缓道:“我才疏学浅,不会取名。但我有一个想法,这孩儿生于将门,又逢乱世,自要学武。习武之人不免有些性子急躁,往往因那暴脾气误事,这孩儿日后即使习武,我也希望他不失儒雅,举止得体,有名门风范,便就用一个‘儒’字吧。”沈列赞道:“如此甚好!这孩儿是我长子,便叫‘沈伯儒’,大哥以为如何?”

凌召武微笑点头,忽言道:“对了,外面那一群人还没处置呢!”众人走出屋来,立于院中,沈列道:“一切凭凌大哥处置。”凌召武对木尔达喝道:“你们这群无礼之徒,本应尽数诛之,然而你们造化好,恰逢沈少爷出世,今日权且放过你们,只当替沈少爷积德。以后可别再让我瞧见你们欺压百姓,陷害忠良,我若遇见,就是不杀你们,也要尽数废了你们的武功。我说到做到!”说完替他们松绑、解穴,众武士刚逃出院子,凌召武喝道:“站住!”众人登时立在原地不敢动,凌召武道:“把外面收拾干净再走。”众武士如遇大赦,迅速收拾了院外,抬着死伤的武士,火速离去。

凌召武也要离去,沈列强留不住,凌召武拱手道:“日后贤弟如有事找我,自可到不远处的太白山后,那里有一座幽谷居,我便是那里的掌门。贤弟若去,我自当倒屣相迎。好了,愚兄不再叨扰,诸位保重,后会有期!”说完大步走出院门,顷刻间已然远去。



……凌召武右手抱起沈伯儒，道：『我猜这个是小伯儒吧！』左手抱起梁忠，道：『那么这个定然是梁贤弟的公子吧……』